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 「第十一屆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

## 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姓名職稱：陳秀琪 副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

出國期間：103/8/22~/26

報告日期：103/12/09

## 一、摘要

本人於 103 年 8 月 22 日至 26 日前往中國江西南昌大學，參加第 11 屆客家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客家話元音韻尾的增生現象」。該研討會每兩年舉辦一次，自 1993 年在龍岩舉辦第一屆至今已有二十年的歷史，由兩岸三地的各大學輪流舉辦，研討會的主題以客家話語音詞彙語法的研究為主，論文的質與量逐年提高，是目前學界唯一完全以客家話的研究為會議主題的研討會，客家話研究的學者每兩年聚集在這個研討會中彼此分享最新的研究創見，在客家話研究的領域裡堪稱最具代表性的學術研討會。兩天的會議各有一場共 8 篇的大會學術報告，以及 12 場共 39 篇論文的分組學術報告。該研討會於會議結束後，將會議論文透過審查機制，以專書的方式出版會後論文集，藉此研討會本人可產出一篇專書論文。

## 二、目次

摘要.....	2
目的.....	4
過程.....	4
心得.....	5
建議事項 .....	5
附件	
研討會開幕式相片.....	6
發表的文章.....	7

### 三、本文

#### (一)「目的」

本次出國是參加第11屆客家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會議中發表「客家話元音韻尾的增生現象」之論文。該研討會每兩年舉辦一次，研討會的主題以客家話語音、詞彙、語法的研究為主，由兩岸三地的大學輪流舉辦，自1993年在龍岩舉辦第一屆至今，已有二十年的時間，論文的質與量逐年提高，是目前學界唯一完全以客家話的研究為會議主題的研討會，在客家話研究的領域裡堪稱最具代表性的學術研討會。參加本次研討會除了發表文章之外，還可在會議中聆聽客家話研究領域的學者前輩們最新的研究創見，讓自己與其他學者們有更深更廣的學術對話，藉以提升自己的研究格局與質量，以及擴大自己的研究視野。

#### 二、「過程」

第11屆客家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於8月23-24日兩天舉辦，境外與會的學者於8月22日下午開始報到，入住於南昌大學的前湖賓館。兩天的會議各有一場共8篇的大會學術報告，以及12場共39篇論文的分組學術報告。第一天的第一場次，大會安排四位重量級的領導客家話研究的師長做發表，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張振興教授(說客家話)、暨南大學的詹伯慧教授(客家方言的研究刻不容緩)、廈門大學的李如龍教授(新界客家話百餘年接觸演變的啟發)、中央大學的羅肇錦教授(原客)。由於本次會議發表篇數很多，故分三組同時進行發表，早上下午各兩場。在此列舉幾篇在客家話研究這個領域中，居領導地位的師長前輩們的文章，例如南昌大學劉綸鑫教授的〈說「無」〉中山大學莊初升教授的〈興國縣激江方言tc組和ts組聲母的來源及其相關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張惠英教授的〈客話的篤督豚與林高話的比較〉廈門大學鄧曉華教授的〈從身體部位名稱看客畚的認知模型〉，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江敏華教授的〈十九世紀客語傳教士文獻中所見的「話」與「講」〉主辦單位在第一天會議的晚餐，精心準備了晚宴招待與會學者，讓海內外客家話研究的同好歡聚一堂，晚宴中大家時而延續白天會議的討論議題，時而閒話家常，聊著各地的客家風俗，還有多位老師獻唱各地的客家山歌小調，就像一場研討會的會外會，大家輕鬆愉快的「打

嘴鼓」(客家話閒聊之意)。

### 三、「心得」

本次研討會共有 47 篇文章發表，內容涵括方言語料的研究分析、研究方法的運用與創新、各地客家話的音韻詞彙特色與演變類型、各地客家話的比較研究、客家話的語言接觸與變遷、客家話的語法類型與特色。在這些議題中，較為新穎突出的討論議題羅肇錦教授的〈原客〉(客家的前身)，有別於以往關於客家人的歷史與來源的看法，與中原北來說完全相反的看法，提出各種證據認為客家人本是南方的瑤畬族，此論點引起與會學者熱烈討論，漢語方言研究的前輩張振興、李如龍兩位教授，以他們研究方言與接觸無數方言的經驗，皆贊同這個說法，縱然有多數學者未能認同，但羅教授這種對於公認的研究共識勇於提出質疑，還原歷史真相的研究精神，非常值得我輩後進們學習，深深期許自己要用更寬廣的視角做研究，時時注意自己研究的盲點，求真求實不人云亦云。正如張振興教授對後輩的提醒，要有學者的良心與學者的勇氣，切記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嚴謹的學者應有的態度是「說自己知道的話」另外還有語法研究的學者認為漢語方言語法的研究，並非普通話的框架所能包含，必須同時配合詞彙的研究，詞類的研究比句法的研究重要，例如代詞放回詞彙研究，更能清晰看到代詞的各種語法角色。此外還有關於客家話研究範疇和場域的拓展，也是值得學界重視的，例如客語聖經、客英辭典的研究，集合各地客家話調查語料，建置「有聲客家話語料庫」使語料能發揮實用與應用的價值。劉綸鑫教授呼籲，尚有許多特殊或新發展的客家話具有研究價值，可惜尚未有學者去做詳細的調查研究，例如贛西北的銅鼓、修水、萬載、宜安，以往認為只有贛語分布，這些地區的客家話具有特殊的語音現象。本人對於江西客家話的較查較少著墨，感謝劉綸鑫教授提供這個訊息，日後將開始進行贛西北客家話的調查研究，以深入了解江西客家話的全貌。

### 四、建議事項

客家話的調查研究，近十幾年來蓬勃發展，至今已累積了非常豐富的客家話

語料，這些語料在做完分析研究之後，就成爲只是紙面上的語料而已，甚爲可惜。建議能結合海內外和兩岸的客家話研究以及相關領域的學者，以及各相關單位的經費挹注，共同合作建置「有聲客家話語料庫」，呈現語料的標音、詞彙漢字書寫、語意解釋、音檔(與詞彙字詞的標音聯結)、詞彙相關得客家文化介紹，不僅保留各地客家話的語料，也能將各地客家話的原音保留下來，在線上提供使用者聽各地的方音，除了語料記錄提供語音的分析之外，還可提供學界在聲學方面的分析研究。

## 五、附件

### 研討會開幕式相片



本人於第十一屆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發表的文章

## 客家話的-i 元音增生現象

陳秀琪

台灣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 摘要

漢語方言的元音增生現象，普遍表現在-o、-a、-u、-e 元音，元音增生的類型主要有兩種，第一類是元音破裂(vowel breaking)，-o、-e 元音屬之，o→ou、u e →ei、ie 增生了 -u、-i 元音；第二類屬條件音變，來自-a、-o 元音與韻尾的互動，本文要討論的是第二類。陽聲韻與入聲韻的主要元音在大多數地區的客家話都是以單韻母呈現，例如 -on、-an、-ot、-at、-un、-ut，不過在贛南、湖南、閩西少數地區的客家話卻出現 -oin、-oit、-oet、-ait、-uit、-eij、-ei?，單元音-o、-a、-u、-e 增生了-ε、-i 元音複化為複韻母。從該方言語音系統做觀察，發現具有這些特殊結構的客家話，其輔音韻尾皆處於消失的階段，這些特殊結構是輔音韻尾走上消失之途前的弱化現象。此外，有些客家話的-n、-t 韻尾消失之後，原陽聲韻-an 與入聲韻-at 合流讀-ai，例如湖南的宜章客家話「抹」讀 mai，「塔」讀 tai。從-ain、-ait 觀察-ai，再從-an、-at 觀察-ain、-ait，可看出其演變的過程為 an→ain→ai、at→ait→ai。陽聲韻與入聲韻的演變方向一致，但兩者的演變速度未必相同，例如瀏陽客家話已完成 at→ait 和 ot→oit 的變化，但-an、-on 未產生變化，增生-i 元音的速度是-at、-ot 快於-an、-on，-at、-ot 單元音複元音化的速度比-an、-on 快，亦即入聲韻的弱化現象比陽聲韻早產生。此外，元音的不同，增生-i 元音的速度也會不同，例如湖南的江華客家話和宜章客家話，-on 未產生變化，但是山攝字有-an、-ai 兩種韻母形式。基於發音時發音部位的協調性，發音時舌體滑動的距離越大則動程越大，動程越大則越容易增生-i 元音。綜合上述，本文主要探討客家話具-a、-o、-u、-e 元音的韻母，增生元音的各種語音現象，透過方言比較，探討客家話元音增生的各種類型，及其音變的速度與條件。

關鍵詞：元音增生 弱化 方言比較 動程 條件音變

## 一、 前言

客家話陽聲韻與入聲韻的韻母結構，大多數是以單元音與輔音韻尾-m、-n、-ŋ、-p、-t、-k 所組成。此外，在贛南、閩西、湖南少數地區出現複元音與輔音韻尾所組合的韻母結構，例如-oin、-oit、-oɛn、-oɛt、-ain、-ait、-eiŋ、-eiʔ，分布在咸、深、山、臻、曾、梗(文讀)等攝。從客家話內部的方言比較來看，-oin、-oit、-oɛn、-oɛt、-ain、-ait、-uit、-eiŋ、-eiʔ等韻母形式，是來自-on、-ot、-an、-at、-ut、-eŋ、-eʔ的後續發展。從該方言語音系統做觀察，發現具有這些特殊結構的客家話，其輔音韻尾皆處於消失的階段，這些特殊結構是輔音韻尾消失之前弱化的過程中，所伴隨產生的元音增生現象。再從細部來看，同一方言陽聲韻與入聲韻元音增生的演變方向一致，但演變的速度卻不同，例如瀏陽客家話已完成 at→ait 和 ot→oit 的變化，但-an、-on 未產生變化，顯見增生-i 元音的速度是-at、-ot 快於-an、-on。再者，相同的-n 韻尾，-on、-an、-en 增生元音-i 的速度卻不同，例如江西的龍南和定南客家話，山攝字本來讀 -on 的字已讀成-oin，但是-an 尚未產生變化。綜合上述，本文透過方言比較，探討客家話具-a、-o、-u、-e 元音的韻母，其元音增生的各種現象，分別從相同元音不同韻尾、同韻尾不同元音的韻母形式，觀察 V+n、V+t 中，-i 元音增生的類型和演變速度，及其影響演變速度的音變機制，並從方言現象，透析-i 元音增生後的後續變化。

## 二、 V+n、V+t 的-i 元音增生

漢語方言的元音增生現象，普遍表現在-o、-a、-e、-u 元音，元音增生的類型主要有兩種，第一類是元音破裂(vowel breaking)，-o、-e 元音屬之，o→ou、uo e→ei、ie 各別增生了 -u、-i 元音；第二類屬條件音變，來自-a、-o、-u 元音與韻尾的互動，增生了-i 元音，本文主要討論的是第二類。中古咸、山、臻、梗(文讀)等攝的一、二等字，多數客家話讀單元音，但是在贛南、閩西、湖南等地區，有部分客家話讀複元音，增生了-i 元音，絕大多數出現在入聲字，陽聲韻的字未產生此類變化(龍南、定南除外)，呈現舒促不平行的現象，舉例如下表<sup>1</sup>，-i 元音的增生現象也出現在江西省的贛語，可說是江西省的方言共有的區域特徵，爲了

<sup>1</sup>表一所列方言點的語料，江西省的客家話和贛語來自劉綸鑫《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全南、石城、井岡山屬客家話，萬載、東鄉、臨川屬贛語。湖南客家話瀏陽、江華的語料來自陳立中《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與演變》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永定客家話語料來自彭月琴《福建省永定縣湖坑鎮客家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4年。

論述時語料的豐富性，下表也同時列出贛語的語料。

表一咸、山、臻攝-i 元音增生的舒促不平行現象<sup>2</sup>

	全南	石城	井岡 山	萬載	東鄉	臨川	永定	瀏陽	江華
敢	kan42	kəm31	kan21	kon213	kom35 3	kom35	kaŋ53	kan21	kan21
肝	kən24	kən53	kon24	kon31	kon33	kon22	kuoĩ33	kən35	kən35
寒	hən11	hən24	hon11	hon44	hon24	hon24	h uoĩ13	xən13	xən12
碗	vən24	vən21	von21	uon21 3	uon35 3	uon35	vaĩ53	uən21	van21
山	san24	san53	san24	san31	san33	san22	saŋ33	san35	san35
慢	man22	Man3 2	man5 3	man53	man21 2	man11	m aĩ11	man5 3	man5 3
吞	t'un24	t'an53	t'un24	t'en31	hən33	hən22	t'ũĩ33	t'an35	t'en35
門	mun11	mən2 4	mun1 1	mun44	mən24	mun24	muĩ13	mən1 3	men1 2
村	ts'un24	ts'un5 3	ts'un2 4	ts'un31	ts'an33	ts'un22	ts'ũĩ13	ts'an3 5	ts'en3 5
答	tai?3	taip4	tait2	tau?3	tap2	tap2	tak2	tait3	tait2t
脫	t'ɔi?3	t'ɔit4	t'oit2	t'oi?3	hoit2	hoit2	t'ua?2	t'ɔit3	t'uait2
割	koi?3	kɔit4	kot2	koi?3	koit2	koit2	kua?2	kɔit3	kɔit2/ kot2
八	pai?3	pait4	pait2	pai?3	pait2	pait2	pie?2	pait3	pait2
鴿	kai?3	kɔip4	hoit2	kau?3	kop2	koip2	kak2	kɔit3	kot2
辣	lai?5	lait4	lait5	lai?5	lait4	lait5	la?5	lait5	lat5
瞎	hai?3	hait4	hait2	hai?3	hait2	hait2	---	xait3	xait2

<sup>2</sup>表一僅列出-i 元音增生的部分方言點，在《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及《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與演變》所列方言點中，相同的語音現象也出現在贛南的龍南、定南、寧都、銅鼓、凼溪客家話，以及江西省的萬載、新餘、東鄉、臨川、黎川贛語，以及湖南的宜章客家話。

括	kuoi?3	kuoit4	kuoit2	kuai?3	kuoit2	kuoit2	kua?2	kuait3	kuait2
骨	kui?3	kuit4	kuit2	kuēi?3	kuət2	kurt2	kui?2	kuət3	kuēit2
卒	tsur?3	tsuit4	tsuit2	tauēi?3	tsət2	tsurt2	tsui?2	tsət3	tsut2
出	ts'ur?3	ts'uit4	ts'uit2	ts'ŋ?3	t'ət2	t'uit2	ts'ui?2	tɕ'ət3	ts'ŋt2
佛	fuit5	fət4	fit5	fēi?5	fət4	t'uit5	fui?5	fət5	fut2
屈	tɕ'iuoi?3	k'iuuk4	k'uit2	kuēi?3	tɕ'it2	tɕ'iuut2	k'ui?2	k'uət3	c'iuut2

入聲字韻母的 -i 元音增生現象，也如同輔音韻尾的鼻化和喉塞音化，都屬於輔音韻尾弱化的一種方式，是韻尾弱化過程中的伴隨現象。上表以江西的客家話和贛語分布較多，陽聲韻的韻尾仍處於 -n、-m 階段(永定客家話除外)，有 -ɔm、-on、-an、-ɛn、-en、-ən、-un 等韻母形式，相對應的入聲韻已產生 -i 元音的增生現象，呈現 -ait、-ai?、-oit、-ɔit、-oi?、-ɔi?、-uit、-ui? 等韻母形式，顯見入聲韻與陽聲韻的發展不平行，入聲韻比陽聲韻容易增生 -i 元音，at→ait 的變化比 an→ain 的變化早產生，ot→oit 早於 on→oin，ut→uit 也早於 un→uin，亦即入聲字的演變速度比陽聲韻的字快，這正符合漢語方言輔音韻尾演變的大趨勢，例如官話方言 -p、-t、-k 韻尾的演變速度比 -m、-n、-ŋ 韻尾快，雖然各方言輔音韻尾弱化的方式不同，但是 -p、-t、-k 韻尾比 -m、-n、-ŋ 韻尾早啟動變化也早消失的共性是相同的。

江華客家話的臻攝合口字讀 -en、-uen<sup>3</sup>和 -ut，與其他方言點的 un:uit 對應不同，從上表江華客家話 ot/oit、at/ait 並存且 -ut 未產生變化的現象來看，可知江華客家話正處於 -i 元音增生的演變過程中，-i 元音增生的速度比其他方言點慢，-ut 增生 -i 元音的速度比 -ot、-at 慢。上表永定客家話的發展與其他方言點較不同，陽聲韻 -on、-an、-ui 都已經完成 -i 元音的增生，且進一步 -n 韻尾消失 -i 元音鼻化，但在入聲字方面只有 -ut 與陽聲韻 -un 進行同步的變化(ut→uit)，山攝原本的 -at 讀成 -a?，推測 -at 的 -t 韻尾弱化的時間遠比 -ut 的 -t 韻尾早，且 -at 弱化的時期，系統內並無 -i 元音增生的演變規律存在，故 -at 往 -ak、-a? 弱化。陽聲韻韻尾弱化的時間較晚，這階段才開始有 -i 元音增生的演變產生，所以陽聲韻普遍存在 -oī、

<sup>3</sup> -en 和 -uen 是 -un 的後續變化，來自 un→ən→en un→uən→uen 的變化。

-āi-ūi，這些韻母形式是其他方言點陽聲韻-oin、-ain、-uin的後續變化，從全南、石城等其他方言點的-oit、-ait、-uit 韻母結構來看永定客家話的-ōi、-āi-ūi，便可清楚了解-ōi、-āi-ūi結構中-i元音的來龍去脈。

讓我們感興趣的是產生這些特殊的韻母形式的動因是什麼？上表所列例字皆屬於具-n、-t 韻尾的咸、山、臻等攝的字(部分來自咸攝字是因該方言的-m/p 韻尾已讀成-n/t 韻尾)，也就是說，-i元音的增生是一種條件音變，只出現在咸、山、臻攝具-o、-a、-u、-e 元音與-n/t 韻尾組合的韻母，在特有的環境下才會出現的條件音變，我們可以推測該特有的「環境」就是音變的機制，在這個線索下，我們有兩個探討的議題，一是-i元音增生的條件和過程；二是不同的主要元音和-n/t 韻尾互動，韻尾弱化增生-i元音的速度是否會有所不同，本節先討論前者。-i元音的增生最關鍵的條件在於具-n/t 韻尾，漢語方言-n/t 韻尾的弱化方式有兩種，大多數是朝-ŋ/k 發展，再進一步鼻化(喉塞)到完全舒聲化，或是直接從-n/t 鼻化(喉塞)到完全舒聲化；另一種弱化方式較特殊也較緩和，存在弱化過程中的模糊空間與演變軌跡，這是元音與-n/t 韻尾的互動，以及-n/t 韻尾拆解本身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來進行弱化，這兩股動力共同作用下所形成。以-ot、-at 為例來做說明，客家話的-o、-a 元音發音時舌位分別屬〔-高〕〔-前〕和〔-高〕〔+前〕性質，舌尖部位的-t 具〔+高〕〔+前〕性質，基於發音的預期性心理，發-ot 和-at 時，在-o 與-t、-a 與-t 之間，預期要發一個〔+高〕的舌尖韻尾，於是帶出一個具〔+高〕的舌面前元音-i，以做為-o 與-t、-a 與-t 之間的橋樑，產生-ot→-oit、-at→-ait 的變化，是另類的元音增生現象。此音理與官話方言二等見組字讀細音(以「家」字為例，ka→kia→tɕia)有異曲同工之妙，都起因於輔音與元音之間發音部位的協調性。再從-t 韻尾來看，目前-i 元音增生只出現在-t 韻尾之前，未出現在-p、-k 韻尾，可知-t 韻尾是演變的必要條件，-t 弱化時勢必是先減輕其發音時的塞音程度，再漸進式的讓塞音成分轉為喉塞成分再進而消失，上表全南等客家話除了執行上述弱化運動外，且在弱化的過程中，-t 韻尾拆解所屬的發音部位(舌尖)與發音方法(塞音)，讓「舌尖」和「塞音」這兩個發音特質，共同承擔與執行弱化的角色，「舌尖」所具有的「+高」「+前」之發音部位性質以增生之高前元音「-i」來承載，「塞音」之發音方法續由「-t」來呈現，故-ot 弱化為 -oit，-at 弱化為 -ait，再繼續進行弱化則讀為 -oiʔ、-aiʔ，到完全丟失塞音成分則舒化為 -oi、-ai。從-ot、-at 來看-oit、-ait，再從-oit、-ait 來看-oi、-ai，具

-oit、-ait 形式的方言點，為咸、山攝入聲字讀-oi、-ai 的方言點，做了很好的註腳，演變的過程是-ot→ -oit→-oi -at→-ait→-ai。綜上所述，-i 元音增生，是基於發音部位的協調性，-ot、-at 發音時的預期性心理，或是-t 韻尾弱化過程中舌尖之發音部位轉載到前高元音，也可以是這兩股力量共同促成了-ot、-at 韻母結構中的-i 元音增生。

### 三、 V1+n/t、 V2+n/t 的 -i 元音增生

具-n/t 韻尾的韻母增生-i 元音的現象，分布在咸、山攝一、二等及臻攝合口一、三等，這些韻攝的主要元音包括-o(ɔ)、-a、-u、-ɛ(ə)，雖然-o(ɔ)n/t、-an/t、-un/t 都具-i 元音增生的條件，但不同韻攝不同的主要元音，其韻母增生-i 元音的速度在同一方言點的內部，或者不同方言點之間，不見得同步，例如在同一個方言點的音系中，已有-on→-oin 或-ot→-oit 的變化，但-an 或 -at 未產生變化，或者已產生-on/t→-oin/t 和-an/t→-ain/t 的變化，但-un 或 -ut 未產生變化。不同方言點之間，各別呈現-i 元音增生的不同速度與階段，上述兩種現象透過方言比較，便可探析相同韻尾不同元音的各類韻母(-o(ɔ)n/t、-an/t、-un/t)，其-i 元音增生的階段性，以及不同的主要元音，與-i 元音增生難易度間的關聯性。底下列出-o(ɔ)n/t、-an/t、-un/t 等韻母-i 元音增生的各種階段：

表二咸、山、臻攝-i 元音增生的各種階段<sup>4</sup>

	龍南	定南	宜黃	江華	瀏陽	石城	井岡山	臨川	宜章
肝	kɔin24	kɔin35	kon11	kɔn35	kɔn35	kɔn53	kon24	kon22	kɔn33
暖	nɔin24	nɔin35	lon11	nɔn35	lɔn35	nɔn53	non24	non22	nuan3 3
旱	hɔin24	hɔin35	hon42	xɔn53	xɔn53	hon53	hon24	hon11	xan31
含	han31 2	han21 3	hon53	xan12	xan13	hɔn24	han11	hom2 2	xan21 2
膽	tan21	tan31	tan23	tan21	tan21	tam31	tan21	tam35	tan31

<sup>4</sup>表二所列方言點的語料，江西省的客家話和贛語來自劉綸鑫《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龍南、定南、石城、井岡山屬客家話，宜黃、臨川屬贛語。湖南客家話瀏陽、江華、宜章的語料來自陳立中《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與演變》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

			2						
班	pan24	pan35	pan11	pan35	pan35	pan53	pan24	pan22	pan33
分	fən24	fən35	fən11	fen35	fən35	fən53	fən24	fun22	fen33
吞	tʰin24	tʰən35	hən11	tʰen35	tʰən35	tʰən53	tʰun24	hən22	tʰən33
割	kəiʔ5	kəit2	koit2	kəit2/ kot2	kəit3	kəit4	kot2	koit2	kəi31
合	həiʔ23	həit5	hoit4	xait5	xait5	həip4	hait5	hoip5	xɤ212
脫	tʰəiʔ5	tʰəit2	hoit2	tʰuait2	tʰəit3	tʰəit4	tʰəit2	hoit2	tʰəi31
辣	ləʔ23	lait5	lat4	lat5	lait5	lait4	lait5	lait5	lai33
甲	kəʔ5	kait2	kat2	kait2	kait3	kaip4	kait2	kap2	tɕia21 2
八	pəʔ5	pait2	pat2	pait2	pait3	pait4	pait2	pait2	pai31
卒	tsəʔ5	tsət2	tət2	tsut2	tsət3	tsuit4	tsuit2	tsuit2	tsu21 2
出	tsʰəʔ5	tsʰət2	tʰət2	tsʰt2	tsʰət3	tsʰuit4	tsʰuit2	tʰuit2	tʰuei45 5
佛	fəʔ23	fət5	fət4	fut2	fət5	fət4	fit5	tʰuit5	fo212
篋	miɛʔ2 3	miet5	miet4	miet5	miet5	miet4	met5	miet5	miɛ33
捏	niɛʔ5	niet2	ɲiet2	ɲiet2	ɲiet3	niet4	nɛt2	ɲiet2	ɲiɛ33
折	tsəʔ5	tsait2	tət2	tsiet2	tɕet3	tsət4	tset2	tət2	tse212
舌	səʔ23	set5	ɕiet4	set5	ɕet5	sət4	set5	set5	sɛ33

上表客、贛方言點咸、山、臻攝-i 元音增生的速度，入聲字比陽聲韻的字快了許多，在內容上，陽聲韻只有龍南、定南的 -ɔn 率先啟動ɔn→ɔin 的變化而已，對於探討各類韻母-i 元音增生的先後順序，這是個珍貴的現象，它呈現的價值在於揭露在所有具-n 韻尾的韻母中，-ɔn(on)增生-i 元音的速度最快，至於其它具-n 韻尾的韻母是否會前行後繼，陸續產生-i 元音增生的變化，或增生的速度如何？我們可以從咸、山、臻攝的入聲字看出端倪。上表從宜黃到宜章七個方言點，入聲

<sup>5</sup>宜章客家話的「出」字讀 tʰuei45，韻母結構中的「i」並非來自-et 的-i 元音增生，而是來自-e 元的元音破裂 e → ie、ei。

字的-i 元音增生現象可以分成五個階段來觀察，第一階段是宜黃，只有 -ot 啓動 ot→ oit 的變化，其餘的-at、-ut、-et(εt、ət) 都未產生變化，ot→ oit 的率先變化可以和龍南、定南的ɔn→ɔin 相呼應。第二階段是江華，ot→ oit 和 at→ ait 的變化同時進行，所以呈現 -ot 與-oit、-at 與-ait 並存的階段，從平面來看，完成 at→ ait 的數量比 ot→ oit 多，而-ut、-et(εt、ət)仍如如不動。第三階段是瀏陽，皆已完成 ot→ oit 和 at→ ait 的變化，系統中已不見-ot、-at 的存在。第四階段是石城、井岡山、臨川，-ut 也開始進行 ut→uit(uit) 的變化，-et(εt、ət)仍穩定的存在，直至第五階段的宜章，-oit、ait、uit 的-t 韻尾已經消失，也還不見-et(εt、ət) 有-i 元音增生的現象產生，從宜章的臻攝合口入聲字讀-u 可知其-ut 未產生-i 元音增生的變化，-ut 較不容易讓-i 元音增生，在-ot、-at 完成-i 元音增生的變化之後，此變化就在宜章客家話的系統中中斷。綜上所述，客、贛方言點咸、山、臻攝入聲字-i 元音增生的速度與階段，可歸納為 ot > at > ut > et(εt、ət)，「>」表示演變的速度「早於」，將此五階段表列如下：

表三 咸、山、臻攝入聲字 -i 元音增生的速度與階段

階段	ot	at	ut	et
1.宜黃	oit	at	ut	et
2.江華	ot/oit	at/ait	ut	et
3.瀏陽	oit	ait	ut	et
4.石城 井岡山 臨川	oit	ait	uit	et
5.宜章	oi	ai	u	ε

#### 四、-i 元音增生速度不同的音理探討

前文提及-i 元音增生的原因有三，來自發音部位的協調性，-on、-ot、-at、-ut 發音時的預期性心理，或來自-n/t 韻尾弱化過程中舌尖之發音部位轉載到前高元音，也可以是這兩股力量共同促成了-on、-ot、-at、-ut 等韻母的 -i 元音增生。然而，從石城和臨川具有-oip 的形式，以及表二表三元音的不同造成 -i 元音增生的速度不同來看，-i 元音增生不見得只出現在-n/t 韻尾，具-n/t 韻尾的韻母也不見得都會同步增生-i 元音，所以，上述三種-i 元音增生的原因中，-o、-a、-u、-e 元音與-n/t 韻尾發音時發音部位的協調性，是增生-i 元音的較主要因素，

且-o、-a、-u、-e 元音的發音特質，造成各韻母-i 元音增生的速度差異。

-o、-a、-u、-e 元音是如何制約-i 元音增生的速度，我們可以從漢語方言鼻化運動的階段性得到啟發，張光宇先生於〈漢語方言的鼻化運動〉一文提及：漢語方言鼻化運動的決定因素在於方向和距離，舌體往前滑動比往後滑動更容易造成鼻化，動程越長越容易鼻化。<sup>6</sup>具-n/t 韻尾的韻母增生-i 元音速度的快慢，也決定在發音時的「動程」，元音與韻尾的發音部位距離較大則表示發音的動程較大，動程大時，為求發音時的協調性和緩衝性，即在-o、-a、-u、-e 元音與-n/t 韻尾之間增生-i 元音，而動程越大越容易增生-i 元音。相同的音變現象也普遍出現在官話方言，官話方言的見系二等字讀細音，其來源也是基於 k-、k'-、h- 聲母與前(前低)元音-e、-a 元音組合時，發音的動程過大而增生-i 元音，例如：「家」ka→kia→tɕia。-o、-a、-u、-e 在元音舌位圖的發音位置分別是「後中高、前低、後高、前中高」，-n/t 韻尾的發音部位屬[+前][+高]性質，-o、-a、-u、-e 與-n/t 的組合中，-on/t、-an/t 舌體滑動的距離最遠，發-on/t 時，舌體先往前再往上滑動，發-an/t 時，舌體直接往上滑動，但發-a 的舌位比發-o 低，所以-on/t、-a/t 的動程相當，這可以解釋江華客家話為何 ot→oit 和 at→ait 同時進行的原因；動程相當也表示在某些方言可能-on/t 先增生-i 元音，在某方言則-an/t 先增生-i 元音。繼-on/t、-a/t 之後是-un/t，舌體先往前再往上滑動，因上滑的動程小於-on/t、-a/t，所以比-on/t、-a/t 增生-i 元音的速度慢。-e 的舌位屬「前中高」，與-n/t 的發音部位較接近，所以-en/t 的動程最小，至目前所調查的語料中，還未有方言的-en/t 增生-i 元音，贛南、閩西、湖南等地區，少數客家話咸、山、臻攝-i 元音增生的速度是 on/t、an/t>un/t>en/t，元音舌位的高低與前後位置，決定了-i 元音增生的速度。

## 五、-e 類元音的-i 元音增生

部分贛南、湖南地區的客家話，-i 元音的增生現象普遍出現在-on/t、-an/t、-un/t 韻母結構上，-en/t 則尚未有-i 元音增生的演變產生，-en/t 是最不容易增生-i 元音的韻母結構。閩西地區的上杭、武平、寧化客家話出現與此相反的方言現象，其系統內沒有-on/t、-an/t、-un/t 的-i 元音增生，但卻存在 -eiŋ、-ei?、-ēi 等韻母，出現在深、臻、曾、梗(文讀)等攝，與上文描述的現象背道而馳，甚為特殊，舉例如下表：

<sup>6</sup>張光宇〈漢語方言的鼻化運動〉《語言研究》2012年第2期。

表四-e 類元音的-i 元音增生

例字	寧化	武平	上杭
本	pēi213	peŋ31	peiŋ31
門	mēi24	meŋ22	meiŋ22
吞	tēi43	t'eŋ45	t'eiŋ35
嫩	nēi55	neŋ452	neiŋ53
佛	fɿ2	fei?5	fei?4
忽	fɿ2	fei?2	fei?1
卒	tsɿ2	tsei?2	tsei?1
出	ts'ɿ2	ts'ei?2	ts'ei?1
汁	tsɿ2	tsei?2	tsei?1
濕	sɿ2	sei?2	sei?1
直	ts'ɿ5	ts'ei?5	ts'ei?4
失	sɿ2	sei?2	sei?1
針	tsuŋ43	tseŋ45	tseiŋ35
真	tsuŋ43	tseŋ45	tseiŋ35
春	ts'uŋ43	ts'eŋ45	ts'eiŋ35
身	suŋ43	seŋ45	seiŋ35
恩	ēi43	eŋ45	ēi35
能	nēi24	neŋ22	nē22
層	ts'ēi24	ts'eŋ22	ts'ē22
爭	tsēi43	tseŋ45	tsē35
生	sēi43	seŋ45	sē35
省	sēi213	seŋ31	sē31

寧化、武平、上杭客家話的-i 元音增生現象，與前文表二的方言點剛好相反，沒有-oin、-oit、-ait、-uit 的存在，卻有-eiŋ、-ēi、-ei? 的產生，究其原因，是因為 .i 元音增生的演變晚於輔音韻尾弱化消失的時間，寧化、武平、上杭客家話輔

音韻尾的演變速度快，目前鼻音韻尾只剩下-ŋ和鼻化音  $\tilde{v}$ ，塞音韻尾只剩下-k 和喉塞音-ʔ，當-m/p、-n/t 韻尾開始弱化時，-i元音增生的演變未在系統中形成，輔音韻尾直接向-ŋ/k 或鼻化音  $\tilde{v}$ 、喉塞音-ʔ 演變，例如 am、an→aŋ /ãap、at→ak /aʔ，故這些地區的客家話不會有-oin、-oit、-ait、-uit 類的韻母形式產生。根據上文的研究，具-n/t 韻尾-i元音增生速度的快慢先後是 on/t、an/t>un/t>en/t，從蘊含關係<sup>7</sup>來看，如果-en/t 具-i元音增生現象，則-on/t、-an/t、-un/t 也必定具有-i元音增生的現象。不過，寧化、武平、上杭客家話並不符合此蘊含關係，沒有-oin、-oit、-ait、-uit 的存在，卻有-e 類元音的-i 元音增生，原因何在？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從寧化、武平、上杭客家話-eiŋ、-ẽi、-eiʔ 的來龍去脈談起。

寧化、武平、上杭客家話的-i 元音增生現象，出現的韻攝不盡相同，寧化只有陽聲韻，讀-ẽi，出現在臻攝合口、曾、梗(文讀)攝的陽聲韻字，武平只有入聲韻，讀-eiʔ，出現在臻攝合口入聲字、深臻曾攝知章組的入聲字，上杭則兼有陽聲韻和入聲韻，讀-eiŋ、-eiʔ，出現在臻攝合口、深臻曾攝知章組字<sup>8</sup>。三個方言點共有的交集是臻攝合口字，共同客家話<sup>9</sup>臻攝合口的早期形式是\*-un/t，雖音韻名目歸屬為合口，但在這三個方言點已合口字開口化，-u 元音變成開口的-ə(ε、e)，這是臻攝合口字後續產生-i 元音增生的關鍵所在，進行如右的變化：\*un→əŋ→eŋ(eŋ)→eiŋ(eiŋ)→ẽi ut→ək→ek(εk)→eik(εik)→eiʔ(eiʔ)。寧化曾攝陽聲韻本具有-eŋ韻母，故也起了同步的變化。另一個交集是武平、上杭深臻曾攝知章組的入聲字，共同客家話這些攝的早期形式是\*-im/p、\*-in/t、\*-eŋ/k，深臻知章組字因為聲母的前化運動，使得主要元音的發音部位也同步前移，於是\*-im/p、\*-in/t 演變為-ɿm/p 或-əm/p、-ɿn/t 或-ən/t，當-əm/p、-ən/t 形式一經形成，深臻知章組入聲字配合韻尾從-p、-t 弱化為-k、ʔ，-i 元音的增生油然而產生，也進行如右的變化：\*ət→ək→ek→eik→eiʔ。上杭除了入聲字之外，陽聲韻的字也平行發展：\*ən→əŋ→eŋ→eiŋ。

前文提及具-n/t 韻尾的-i 元音增生速度，決定於舌體滑動的方向和距離，動程越

<sup>7</sup>語言結構特徵之間的蘊含關係是指：如果語言有 P 特徵，就會有 Q 特徵，也就是說 P 特徵蘊含 Q 特徵；但是有 Q 特徵不一定有 P 特徵，特徵的蘊含關係是單向的，其形式為 P⇒Q。

<sup>8</sup>未標明是臻攝合口、或深臻曾攝知章組字入聲字或陽聲韻的字，即表示入聲字或陽聲韻的字都有。

<sup>9</sup>共同客家話」來自羅杰瑞於 2003 年提出的 Common Chinese (共同漢語) 的概念。筆者譯自 Jerry Norman, "The Chinese Dialects : Phonology" ,Edited by Graham Thurgood Randy J.LaPolla,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2003 ), pp.72-83。刊於《方言》2006 年第一期，p.6-15。

大越容易增生-i 元音，那麼，此音變機制是否也適用於-e 類元音-i 元音的增生？比較寧化、武平、上杭客家話的-eiŋ、-ɛĩ、-eiʔ 與表二的-oin、-oit、-ait、-uit，其中最大的不同在於韻尾，寧化、武平、上杭客家話的-i 元音增生現象，都只出現在-e 類元音(包括-ɛ、-ə)與-ŋ/k、-ŋ/?、-ĩ/?組合的韻母結構中，-ŋ、-k、-? 的發音部位偏[-前][-低]，與-n/t 的偏[+前][+高]截然不同，由此得知，-eiŋ、-ɛĩ、-eiʔ 與-oin、-oit、-ait、-uit 非屬同個演變方向的演變路徑，條件與環境皆不同。雖然如此，我們仍舊可循「動程」之概念找尋答案，-n/t 的[+前][+高]與-ŋ/k、-? 的[-前][-低]之間的差別，是兩類-i 元音增生的分水嶺，-o、-a、-u 元音與-n/t 一起發音時，動程大小決定了-i 元音增生的難易，循此思路，-e 類元音與-ŋ/k、-? 組合時，同樣形成發音時發音部位的不協調，-e 屬[+前][+高]，-ŋ/k、-? 屬[-前][-低]，發音動程大，故容易增生-i 元音。寧化、武平、上杭客家話系統內的-aŋ、-uŋ、-oŋ(ɔŋ)都沒有-i 元音的增生現象，即是最佳的佐證，因為-aŋ、-uŋ、-oŋ(ɔŋ)的發音動程小，所以不容易增生-i 元音。再者，漢語方言普遍存在 -e 元音的元音破裂 e→ei、ie，這也是促成 -e 類元音增生-i 元音的內在加成因素。

## 六、結語

漢語方言輔音韻尾的消失，大多數是循弱化(p→t→k→ʔ→ɔm→n→ŋ→ĩ→ø)的方式進行，此外，有部分方言在特殊的條件下，進行另類的弱化方式，如本文所論述的兩類-i 元音增生方式，做為塞音韻尾弱化過程的過渡橋梁，在最後輔音韻尾消失時，呈現陽聲韻和入聲韻的字帶有-i 韻尾的韻母結構。對已完成上述演變的方言來說，因為看不到過去已發生過的語音變化，所以對陽聲韻和入聲韻的字所呈現的-i 韻尾韻母結構，會令人費解，但藉由本文所探討的正處於演變中的方言現象，便能了解其來龍去脈，也能在方言比較中，獲悉客家話和贛語-i 元音增生的各種類型與音變機制。對於這類議題的探討，這些方言所提供的語料具有重要的價值。綜合上文所述，-i 元音的增生有兩種類型，包括具-n/t 韻尾的-oin、-oit、-ait、-uit，以及具-n/k、-?韻尾的-eiŋ、-ɛĩ、-eiʔ，雖然演變的環境不同，但理據相同，都是基於發音時發音部位的協調性，發音時舌體滑動的距離越大則動程越大，動程越大則越容易增生-i 元音。

## 參考文獻

- 李如龍張雙慶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呂嵩雁 1999 《閩西客語音韻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
- 邱錫鳳 2012 《上杭客家話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徐通鏘 1990 〈結構的不平衡性和語言演變的原因〉，《國語文》頁 1-14。
- 張琨 1983 〈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頁 54。
- 張光宇 2009 〈漢語方言的橫的比較〉，《語言學論叢》第 40 輯，170-186。
- 張光宇 2012 〈漢語方言的鼻化運動〉《語言研究》第 2 期。
- 陳立中 2003 《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與演變》，長沙：岳麓書社。
- 陳秀琪 2012 《客家話的比較研究》台北：南天書局
- 彭月琴 2014 《福建省永定縣湖坑鎮客家話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系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劉綸鑫 1999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劉綸鑫 2001 《江西客家方言概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藍小玲 1999 《閩西客家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羅杰瑞〔美〕(Norman, Jerry) 2003 〈從音韻看漢語方言〉(The Chinese Dialects : Phonology) 陳秀琪譯，《方言》，2006 年，頁 6-15。